

远方，不远

记当兵离家的那一天

◆ 语石馨声

◆ 俞宋斌

五十多年前的那一天，是农历大年初六。阴冷，细雨。我早早地爬起来，穿好新发的军装，打起背包，准备离开家赶到佛堂集中。

没有帽徽、领章又肥宽的军装穿在身上，显得有些青涩、有些稚嫩。许多同批入伍的老乡早些天就穿上军装走亲访友，接受祝福了。而我，顾虑穿个新军装走街串巷太招摇，一直坚持穿便装，不引人注目。这天早上一穿上，还真有点不自然，甚至有点不好意思。对这一次应征入伍出远门，我似乎很淡然。由于对当兵没什么期待，所以也没多大压力，没多少激动。权当作又一次开学去学校报到。我曾想，到金华上高中，三四年都一晃而过，当兵两年还不是眨眨眼的工夫。当兵两年回来，找一个工作，然后成家。我妈三十六岁就单独支撑一个家，特别坚强。这些年我哥与我多次出家门，她都默默地帮我们打点行李，临行时只简单叮嘱几句，就算告别了。这次，她拿着雨伞送我出门时，只说了一句“天下雨，把伞带上，别淋湿了衣服和被子”。我只“嗯”了一声，就接过雨伞走了，似乎来不及儿女情长，只是暗暗地下决心，“妈妈，出去的两年决不给你丢脸”。谁承想，这一走，不是两年，也不是十个两年，而是永久的远离。这一次远离，远离了自己的家，自己的妈妈；这一次远离，改变了人生，改变了命运，成就了如今的我们。

几百号新兵，都穿一色的新军装，在佛堂小学的大会堂里集中，根本分不出彼此。大家都通过认接兵的人，来确认自己的小单位。中午这么多人统一集中就餐，第一次感受到吃大锅饭的氛围。大家围着大饭盆，争先恐后，难免掉落一些饭块。我也算学生兵，不好意思往前挤。一边等，一边把掉的饭块拢到一起。谁知这一细节，被带兵的人发现后，立刻用喇叭当众好好表扬一通。这是让我始料不及的。

正吃着饭，带兵的人告诉我，你哥来看你了。望门口，还真是我哥。几百号新兵，我是唯一有亲人来集中的地方看望送别的，所以特别地开心。有一种“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”的感觉。

第二天傍晚，我们从佛堂到义乌火车站，由带兵人招呼着一拨一拨地登上了闷罐子车。便桶就放在车内一角，有臭味。但一个带兵的人却把便桶最近的铺位留给了自己，另一个带兵的人则把铺盖放在车门口，为大家挡风守门。这一细节，至今记忆犹新，而且受益终身。

车离开义乌，喧闹声渐渐轻了，有的在列车的晃动中迷迷糊糊入睡了；有的在吃带来的零食。我比这些第一次出家门的老乡，可能多了点出门经历，所以也沉稳点。他们兴奋时我没多少兴奋，他们入睡时我还醒着。我也想起哥哥来看望时给我一包东西。借着微弱灯光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包用油纸包的蜜枣，是很敬重的一位老妈妈送的。义乌蜜枣我吃过，却从未吃过把枣子核去了，填上用糖腌制的桔子皮再压扁了的蜜枣。我忍不住尝了一个，又香又甜又糯又不失枣的原味。是我一生中吃过的味道最好的蜜枣。此后几十年，我曾在义乌多次找过这一品类的蜜枣，但还是品不出当年的味道。或许当年这蜜枣多了一种离家的滋味，以后又多了一种思乡的味道，所以，这一包蜜枣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“哑当，哑当”……闷罐子车行驶在茫茫夜色中，带着我这个学生兵，在离家路上越走越远……

几十年后，当我退休脱了军装，仍牢牢记得当兵离家的那一天，有感而写下《致敬当兵的日子》：

当青春与草绿邂逅，
迎来了人生的春天；
当热血被理想升腾，
燃起了激情的飞扬。
当戎马多了文采，
当书卷染上硝烟。
从此，
歌声融入了阳刚，
脚步带着铿锵。
激扬文字，
诗情吟唱；
搏击大江东去，
戎马青山踏遍。
到有春雨的地方去汲取甘露，
到有梦的地方去追求梦想。
沐浴中成长，
风浪里远航。
阅尽一路景色，
放眼彼岸风光，
我依然站立在天地间。

◆ 云乡缕烟

◆ 王贤根

巧遇彭林老将军

1995年8月，新四军浙浙军分区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浙江湖州举行。待我们赶往时，听说海军顾问彭林老将军已经到达，我心蓦地激动起来。

在我老家义乌北乡，农闲或夜间纳凉时，长辈们常常给大家讲述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(华)萧(山)支队的战斗故事，他们的传奇色彩与顽强的战斗精神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烙印。其中，曾经担任金萧支队支队长的彭林，他的名字就像这一带的山峰那样矗立在人们的心中。

安顿好住处，我就急切地去拜见彭老将军。当我轻轻叩开房门，一位头发稀疏斑白的长者笑面相迎。我行举手礼，打招呼：“首长好！”他身着老式短袖军衬衣，身材不算高大，但身板硬朗、壮实，握手像钳子般有力，两眼炯炯有神。我的第一感觉是，彭老将军虽年逾八旬，可这身子精神劲真不愧是老当益壮的形象。

我自报部队所在单位、姓名，他说：“同在北京，相处不远。”当我说是义乌人时，他急切地说：“义乌，我熟悉，过去我们在那里待过。现在义乌发展很快，全国出名啦！”

“抗日战争时期，您率领的部队在我们那一带打了许多胜仗，

我们家乡人民至今都在传颂金萧支队、坚勇大队的战斗奇迹呢！”

这仿佛打开了老将军的话路，他娓娓道说起那段经历。语速不快，却有板有眼。

“大约是1943年的9月，我们的队伍从永康那边拉到义乌与东阳邻近的廿三里华溪一带，对外称‘义乌县抗日自卫独立大队’，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号，实际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。”

客厅里静静的，我没有插话。我希望老将军能把那段不凡的经历翔实地叙述，这对于我，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。

彭老将军沧桑的面色严肃起来：“那时，我们是在寻找党组织。听说义乌北部活跃着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，叫坚勇大队。后在义乌东乡，我们打击日伪武装，消息传开去，坚勇大队来联络，我们也派人到坚勇大队的根据地商谈，尔后我写了封亲笔信与独立大队的情况报告一起，送给诸(暨)义(乌)东(阳)边区区委兼坚勇大队的领导，请他们转报中共浙东党委，从此我们的队伍正式回到党的怀抱。国民党地方势力觉察动向，妄图对我下手。在这种背景下，请示上级党委批准，独立大队迅速行动，拉到诸义乌游击根据地的中心——义乌大畈村，与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会师。”

我是从那片土地上走出来的现役军人，倾听老将军的追忆，恰似翻阅那段珍贵的历史。

彭老将军是江西吉安人，1914年出生，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年纪轻轻的他就身经百战，升任红二方面军红六军模范师的政委。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后，他又深入白区工作，几经波折到江南，又拉起由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。鉴于彭林的坚定信念和指挥才能，他很快接任金萧支队的参谋长、支队长职位。他的不凡经历，正是我们党的武装斗争，尤其是新四军武装斗争的一个缩影。

我老家的山村与大畈村，同处于会稽山南端的余脉之中。小时候，我曾跟随家父翻山越岭到大畈村背毛竹破篾，那里是个竹海环抱的高山盆地。彭老将军说：“大畈村有不少田地，山上竹笋多，群众对我们部队特别好。抗战胜利后我们奉命北撤，与当地民众分别时都是恋恋不舍的。”

他的话也道出了新四军对游击老区人民的感情。对我这个来自游击老区的军人，彭老将军也是关心备至，问这问那。当他得知我是义乌北乡六都山坑巧溪村人时，他说：“六都山坑，我走过。你们那边的八都山坑、九都山坑，我也熟悉。”

我与十几位共和国的开国将领

◆ 海上飞花

◆ 海 飞

一九八九，一个人生的拐点

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夏天的凌晨，我开始在日光下回忆我八十年代末的青春。

1989年3月20日我收到了入伍通知书，4月9日上午我在村庄外的土埂上，向送别的亲友们挥了挥手，很像电影镜头里送亲人参加游击队一样。那天下午我和八十名诸暨籍新兵从诸暨火车站出发，乘列车到达上海，再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乘轮船到南通。到达武警南通支队队山山轮训队的时候，是4月11日傍晚。那时候下着雨，我看到许多比我们早来几天的战士冒雨鼓掌迎接我们。我认为在春天还没有完全远去的时候淋雨是容易感冒的，他们不怕感冒，这就让我很感动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些战友来自山东济宁和江苏江都。

三个月的新兵轮训，把我的骨头摔散了架，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连牙都刷不动。每天吃饭前唱革命歌曲，进了饭堂不许说话。结果，说话的声音没有了，咀嚼声就显得特别的雄壮，像海浪一样一阵阵涌进我的耳膜。下雨天不是在宿舍里练腹肌体能，就是打起背包在饭堂里上政治课。

现在，仍然是一个普通的夏天的凌晨，请让我继续回忆那个年代的青春。

军山轮训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，蚊子特别多，上厕所时自己打自己的屁股，啪啪声四起，像鼓掌似的。蛤蟆也特别多，好像全世界的蛤蟆都集中到军山来开会似的，出门一不小心就踩在了蛤蟆上。军山是南通这个平

原地区仅有的五座山之一，据说山上的土特别松。我们在军山待了三个月，离开的时候，夏天就正式来临了。

我们的汽车一直没有停，开了两个多小时，人和房子越来越少，我的心就越来越往下沉。后来车子越过了田野，带兵的人在车里告诉我们说，同志们，这儿的空气还是很新鲜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块空气新鲜的地方叫环本农场，也叫江苏省第二十一劳改农场，分东西两个场，场里关押着犯人。

从此，除了训练，我们的任务就是在高高的哨楼上执勤，看着电网与高墙里面的另一种人生。我们有时候会配合管教干部进入监区清查危险物品，或者在监狱内部的会议上执勤。

探亲回南通的船上，那时候上海到南通的船，要走六小时，那时候觉得太慢。但现在想来，坐着慢船去南通，是一种奢侈和福气。

在部队三年，是我最美好的年华。除了训练出操，我们还和当地的年轻人联欢，有时候还会骑着自行车去黄海边。其实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大片的一望无际的滩涂，根本没有看到过海，但是我们会想象那黄海就朝我们涌了过来。海边的风特别大，我们的营房经常会被风灌进来，发出可怕的呜呜声。

在我进入老兵阶段的时候，经常性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发呆，我在这间小屋子里把一些杂志给翻烂了，翻烂了以后我开始学写文章，把自己写的文章

出在黑板报上。当时有位姓刘的排长，他老是像石光荣一样反背着手，盯着黑板报。然后哈哈笑着说，不错不错，我的虚荣心就有了轻度的满足。

现在，夏天凌晨的空气中，三分燥热夹杂着七分清凉，我认为这是一个适合回忆的好天气。我开始想象我在部队的点点滴滴，曾经为了追捕逃犯，去一个港口待了七天，天天和管教干部在一起盘查路人。也曾经和战友们一起，去一个叫五联的地方给老百姓家割麦子。三年里，执勤不缺勤，出过几期黑板报，还在演讲比赛中获得很多次奖。搞敌技术、射击、队列是强项，军体、武装越野是弱项。当现在我沉浸在我的回忆里时，突然发现我的军旅生活如此苍白，除了按部就班，仍然是按部就班。直到某一天，上头来了命令，告诉我们可以退伍了。那时候我喝醉了酒，把一个几十斤重的沙布袋在训练室里扔来扔去，我至今都没有搞清楚，那时候我怎么突然有了那么大的力气。

那天清晨，是比现在在我敲下这篇文字稍迟一些的凌晨四点，空气湿润而新鲜，我们上了一辆大客车。新兵们敲打着锣鼓，甚至脸盆，为我们送行。我们在临上车前，抱头痛哭，好像生离死别一般。大客车到了南通港，我们上船了。上船的时候我们穿着没有警衔和领花的武警警服，我们的轮船通往上海。在上海我和陈丰、陈立祥两位老乡玩了三天。接着，我们坐上了回诸暨的火车，接着，大片的农田涌进我的视野，村庄被炊烟笼罩，群鸟像是村庄发射出来的一群子

弹一样射向天空。我拎着包，以我二十二岁的年龄在心里无声地说，丹桂军，我回来了。

那是一个梦一样美好与飞快的三年，那是一个绿色的让人羡慕的三年，那是一个尽自己义务的三年。在清晨即将来临的暗夜里，我把我所有的关于军旅的记忆都调动起来，现在，请允许我说说我的战友们。黄洪宝以前是伙房里的伙头兵，现在买了一辆汽车跑运输，据说开车开得比子弹还快。魏红军以前喜欢养狼狗，最常见的镜头就是他牵着狼狗奔跑，好像是要去破案的样子。现在他开着一辆工具车，经常性地跑来跑去接一些小工程。宣绍其以前是给养员，和拖拉机手一起去县城金沙镇拉军粮时，车翻进河里，在腿上砸出了一个小洞。在他行动不便的好多天里，我乐此不疲地把他背来背去。现在背不动他了，他胖得有点吓人。他在诸暨城里开着一家复印店，偶尔会打个电话来说，你到我店里来坐坐。

一个普通夏天的清晨，就要来临了。在我沉沉睡下去以前，我把记忆合拢，像合拢一本书一般。我对我的那三年时光感激涕零，那三年让我学会了长大、感恩、尽义务与责任，让我学会了像风一样的成长。记得在好多年前的一次聚会上，那帮五音不全的战友挤在枫桥镇上的一家不成样子的歌厅里抢话筒，从头到尾都是革命歌曲。

多年以后，当我习惯于每天都穿着旧军裤在杭州的夜晚，沿着运河疾速行走的时候，我仍然会想起我的一九八九，那个年岁，我青春正好……